

刘潇 著

迷之困境

一切冲突源自对时间的争夺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迷之困境

刘 潇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迷之困境 /刘潇著. —北京: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043-7777-7

I. ①迷…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7075号

迷之困境

刘潇 著

策 划: 庞 强 刘 媛

责任编辑: 黄月蛟

封面设计: 何漫·贝壳悦读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i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媛明印刷厂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313 (千)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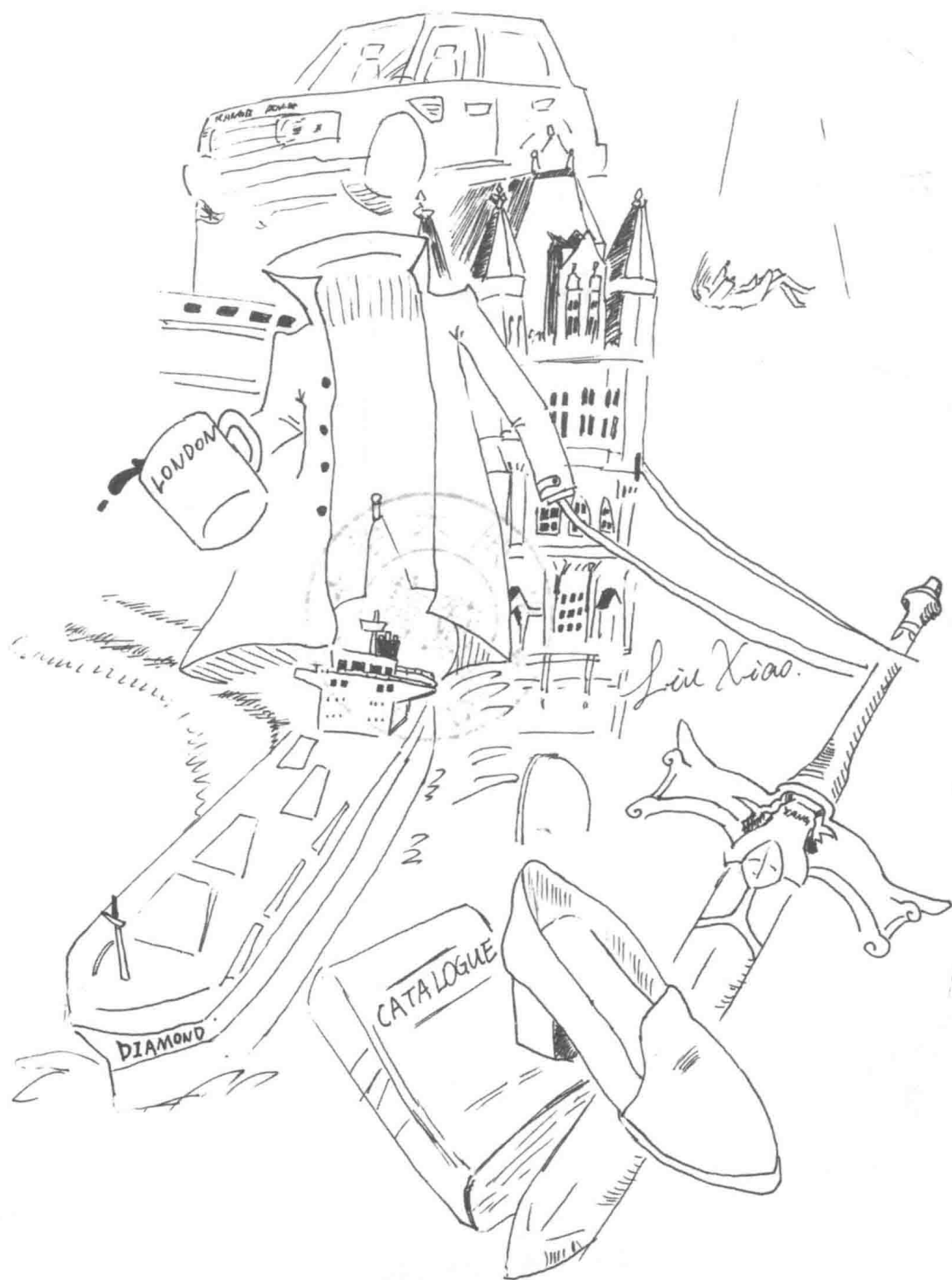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7777-7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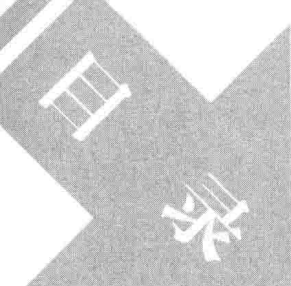
我们步行在宇宙中

我们吃喝在无垠中

我们思考、工作在无限中

无论我们到达哪个世界

我们永远是那群孤独的异乡人



开 场

第一卷

第一章 没有出口的世界 / 007

第二章 没有定论的错乱 / 015

第三章 伦敦利物浦车站 / 023

第四章 无法再来一次 / 029

第五章 夜 / 037

第六章 国家画廊 / 045

(上) / 046

(中) / 051

(下) / 056

第七章 凯瑟琳大楼 / 063

第八章 答案? / 071

(上) / 072

(中) / 078

(下) / 084

第九章 一丝不挂 / 091

第十章 相遇、全面陷落 / 099

第二卷

第十一章 失望的霍普 / 107

第十二章	洋的解释	/ 113
第十三章	达达醒来	/ 119
第十四章	达达来到凯瑟琳大楼	/ 125
第十五章	过河的焦炭人	/ 131
第十六章	巨轮	/ 137
	(上)	/ 138
	(下)	/ 146
第十七章	孤独的“狗岛”	/ 151
第十八章	失踪的霍普	/ 159
第十九章	随波逐流	/ 165
第二十章	美丽的夜	/ 171
第二十一章	凯瑟琳大楼的坍塌	/ 177
第二十二章	水手们进入女王洋的城堡	/ 187
第二十三章	汉斯的作战室	/ 195
第二十四章	汉密尔顿中尉	/ 201
第二十五章	霍普	/ 207
第二十六章	病房	/ 217
第二十七章	1204	/ 221
第二十八章	大撤退	/ 229
第二十九章	最后的审判	/ 235
第三十章	后续	/ 241

开 场

如果在这一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将是不恰当的，那么：就不用坐一站地铁去交水费（或是使用自己从来不擅长的网上银行付费）；也就不用跑到前妻那里将儿子好说歹说地带出来；更不用跑到公司里将昨天的经费预算表重新做一遍。这一天是不恰当的，也就是说都是没有必要存在的，更没有去面对它的必要，A这样想着；但如果过去的所有事件引发了今天自己所要面对的事情，同时今天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是否可以说过去的所有事件都是没有必要的呢？自己37年的时光是没有必要的，甚至连同自己有关的所有人都是没有必要存在于自己周围的，这些成立，那自己的父母没有必要结合生下A，也就是说父亲在22岁生下A之后的人生必然也是没有必要的。父亲在20岁认识母亲，那父亲的人生至少在20岁以后是没有必要的了，但如果父亲没有这么努力地考上国立帝国大学，那也就不会同母亲相识，那么，就是说从16岁以考上国立帝国大学为目标而开始努力读书的父亲的人生就已经是没有必要的了。或者可以这么说，从开始上小学一年的父亲的人生就已经是没有必要的了，因为从小学一年开始学到的知识为父亲考上国立大学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父亲的人生从6岁开始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但是祖父就是国立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想必祖父从生下父亲开始就打算让父亲读上国立帝国大学或是其他的名牌大学；家训是很严格的，这一点A从小就知道，祖父对父亲的严厉也在家族中早有耳闻，所以祖父必然对父亲也抱有极大的期望，祖母他们也必然在父亲身上寄托了许多，这些期望和寄托肯定从潜意识里激励父亲最终考上了国立帝国大学、认识了母亲、生下了A，所以这些期望和寄托也必然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

想了许久，抽完半盒万宝路，A几乎将自己整个家族从历史上抹去了。整个“路虎”汽车车厢里弥漫着另A垂头丧气的焦油味道，他不明白为什么抽第一口的时候感到他将会解决一桩事情，但每当抽完第一根的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不想做了。

好吧，还是出发吧，这一天必然会过去的，虽然闷热难耐，整座城市灰蒙蒙的完全没有生存的乐趣可寻。但是这样的一天必然会过去。即便要和前妻耗上半天，还得看她现任丈夫的脸色，但好歹儿子是自己的，儿子B. 以前在B五六岁时，给他看德国漫画，他总是一幅一幅地看过去，每个线条都不放过，明明是用钢笔寥寥几笔画出来的，他非

要顺着每一笔笔锋似地看过去。真是一根筋的人啊，以后必然是受苦受累的主儿。

当A正要否定儿子B的人生时，一辆轿车飞奔而来，一头撞在A汽车后面的树干上，那轿车车头被撞烂了一半。

A吓了一跳，刚放到嘴角的香烟掉了下去。A慌忙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车，里面没有动静，整个公寓社区也没有动静，无聊的上午10点半，没有动静。A犹豫了一下，跳下车，慢慢走向那车，害怕看到血肉模糊的景象，边走边掏出手机准备叫警察和救护车。

里面没有人。

速度这么快的汽车里面竟没有人。但是这样的社区里面怎么会有速度如此之快的汽车？从它开来的方向望去，是两幢公寓楼间狭窄的社区小路，两车相向都无法应付的宽度，而且那段距离才六七米，怎么可能加速成这样？最关键的还是一片：里面没有人。

A犹豫了许久，不知该不该报警。报了警也估计是无头案一桩。会不会是有谁恶作剧？反正要换新车了旧车就此完结，还能多一个乐子，吓一吓像自己这样的路人？A四处张望，空无一人的社区。A也可以就此罢休，开着车直接接儿子B去，因为这一天本来就可以被否定的，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当然，如果这一天没有必要存在，从上面的推论来看，也就不会有A自己，也必然大无必要开车去接儿子。如果刚才荒唐地飞来的汽车是证明今天没有存在必要的证据的话，那A和小B以及其他许多人会在今天内消失掉——因为毫无根据嘛。或者，这辆飞来的汽车是证明A的人生其实是一个不存在幻想，A从出生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消失了。如果是这样，倒也轻松了许多。A想了想，还是打算至少将这事报告给社区保安，这至少也是他们该负责的事情。A拨通了电话，嘟嘟嘟地没人接应。

A爬上自己的汽车，点了一根烟，忽然得意起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觉得似乎某种力量正在反思A的世界，正在隐隐约约地否定这些烦人的事情。对不起，让你为难了。A想象某个声音如此对他说。

A发动了汽车，准备开走，打算经过社区保安室的时候跟保安说一声。开过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连一直放着的几个茶杯都不见了。A将汽车开出社区，自动门敞开了，外面是空无一人的大马路。

一辆车都没有，其实也并不算反常。因为去年冬天的一个星期天就是这样，A记得很清楚，那个一辆汽车都没有的星期天上午。如果去年冬天的那一天也是不需要存在的话，那今天又是什么意思？去年的那天如果是可以被否定的话，那从去年开始到现在都是可以被否定的。A开始回忆自己是去年冬天前还是冬天后同妻子离婚的，如果是去年那天后才离婚，那离婚这件事情也是可以被否定的。至少不会像今天这样闷着心思去找前妻。好像是去年秋天离婚的。A的心一沉。突然又觉得自己的思考带来的心情起伏都

是荒唐的，都是可有可无的。如果这样的事情都是可有可无的话，那么自己所有的努力（自己也曾经为了某些事情努力过）都是可有可无的。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竟也为了现在离婚了的妻子不顾一切，不顾家人的反对，要死要活地要娶她，要死要活地争取到公司高级管理层的位置，就为了能让妻子和自己一道享受每年半个月的夏威夷假期的公司待遇。去年春天买给儿子买的钢琴正从美国海运过来的途中，妻子拿着离婚书来到了A的办公室。

“就签一个字。”妻子说。

“就这样？”A抬头看着妻子。

“嗯。”

A没有在办公室里签字。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A永远不会签。

去年冬天，A从法国回来，半开玩笑地给妻子买了一顶大大的帽子，上面镶着钻石，本想给这个苦涩的冬天增添点乐趣，但处于崩溃边缘的婚姻无法从冰冷的冬天里恢复过来。

“喏，你看，给你买的帽子。”A回到家脱下大衣。他忽然觉得找到学生时代一样和妻子对话的语气并不难——虽然沉重的现实已经将过去都砸碎了（所以过去也是可有可无的？）。

“这是C，我的男朋友。”妻子跑进卧室将一个男的牵出来。

“小B呢？儿子呢？”A面色铁青。

“他在自己房间里。”妻子也面色铁青。

A冲进儿子的房间将儿子抱起来，回到妻子面前，

“把离婚书拿出来。”他说。

所有的一幕幕在A的挡风玻璃上变成了宽屏电影。他从副驾驶座位上拿起一包烟，叼了一根出来，点燃了。

竟然会成今天这样。A叹了口气。打开收音机，里面只有杂音，调试了几个频率都没有任何信号。

电台休息得真彻底。

A的汽车在空荡荡的宽阔马路上飞奔。每个路口的信号灯都是绿色，一路畅通。也算是运气好。A打开CD音响，听30年前的老摇滚。既然没有人，就打开车窗吧，将音乐开到最大，马路上回响着摇滚乐。开了一阵子，A才发现自己不熟悉前妻的住址，于是打开GPS，输入地址仙孟路8号。GPS屏幕上显示出横竖的马路，但都形成了等分的方格，好不自然。而且每个经纬交点上都显示着仙孟路8号。

怎么回事？

A 将汽车停在路边。

整条马路上只有 A 的摇滚乐在回荡。A 取出手机，手机里的 GPS 软件同样经纬等分，连一条弯曲的路都没有。

可能是出问题了。A 想。但是却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或许这个问题早在去年就出现了，比如去年冬天的那一天，同样一辆车都没有，但至少他到达了目的地，随后见到了该见的人，一切正常；或许这个问题从 A 碰见妻子那天起就出现了，也许他同妻子的见面是不该发生的；也或许是从 A 出生那天起问题就出现了，积累了 37 年，直到今天彻底爆发。照目前景象来看，这个问题全面爆发的结果就是抹去所有 A 自认为应该存在的东西。那为什么汽车、自己的公寓以及所有这些街道仍旧存在？是否是因为这个问题还处于演变阶段，没有到最终形态？也许等到最终形态那天就是这个世界全部被消灭的那天。如果有一个力量正在反思、正在消灭这个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不应该存在的？或是不恰当的？那为什么到今天才开始显露出来？为什么过去从未被发现？难道这个世界仅仅是为自己建立的？为什么只有自己存在于这个正在被抹去的世界？或许还有第二个像自己一样的人存在于这个世界？

A 将音乐关了。毫无抽烟的心情，将抽了一半的香烟丢到车窗外。烟头在路面上弹了几下，躺在不远处。落地如此真实，一点都不像一个错误。如果某种力量正在抹去这个世界，为什么还对如此细小的烟头有所偏爱呢。城市上空雾蒙蒙的，昨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又有阵雨。

现在气象局一定是空无一人吧。A 想了想。忽然有到气象局去看看的冲动。从来没去过。

A 再次发动汽车，决定先到自己熟悉的公司去看看情况。一路上 A 担心熟悉的路会不会莫名地消失，但情况倒并非如此。到了城市商务区甚至还能见到路面上飞扬的报纸。

进入空荡荡的公司，A 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上面摊着财务报表、咖啡杯。没什么问题，和昨晚离开前一样。A 觉得自己是多虑了，刚才到现在只是恰巧没有碰到人而已。他碰了一下鼠标，电脑结束待机状态开始启动，亮起来的屏幕上显示的还是昨天的文档。A 揉了揉太阳穴，扫视了一下办公桌面，咖啡杯是黑色的。

然而从冬天以来自己一直用的是白色的咖啡杯，这一点 A 记得很清楚，因为黑色的那只咖啡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已经被打碎了。A 将眼前这个黑色杯子拿起来上下打量，没错，就是去年冬天的那一只，边沿处残留着咖啡渍，连杯面上被略微磨损的英文字样也同先前那只一模一样。

看来是有问题。

但是手边的报表以及电脑里留存的文档都是昨晚的，按照自然的时间顺序来看完全

没有问题。A 看了看电脑屏幕，日期没问题，年份也并未回到去年。但为什么去年被打碎的杯子回来了呢？

A 走到办公室落地窗边，望着 25 层楼下空荡荡的马路和街区。

至少自己生活的世界出了问题，他想到。

第一章

没有出口的世界

A将巨大的玻璃办公室里唯一的气窗打开来，25层楼的高空中竟然飘来一阵难以逐磨的香味，被厚厚的记忆棉花压在脑袋深处的某种香味。A努力回忆这种香味，努力去把握同它有关的一草一木、一街一景，或是某个人的一个眼神，但没有哪种画面能包含这种香味的迹象。他继续闻着气味，持续不断的香味。自从离婚后，前妻换了手机号码，也拒绝向A透露新号码，只是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允许A直接去仙孟路8号接儿子。多么无聊的主意！A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不管怎样他也不想去骚扰前妻，他更加担心的是反过来的情况。

自从离婚以后，A并没有去找女朋友，从来没有想过。同几个女同事暧昧倒是有过，但无非是貌似真情吐露的话而已。A同女人们的暧昧一般是这样的，一开始好像是简简单单的普通朋友，但总是忽然在某一天真情表白似地给对方去一个电话、一条短信，或是含情脉脉地盯着对方的两眼。所以A有不少暧昧不清的女性朋友，但仅此而已，也绝没有上升到发生其他关系。总体来说，他还是个比较安分的中年人——以他这个年龄段、身份、收入和地位来看。A站在自己空旷的办公室落地窗边，他在这间100平米的办公室里放了一辆自行车，闲下来或是需要思考的时候就在办公室里骑车转圈儿。由于现在有许多事情无法解释，A再一次骑上他的自行车，没想到却想到了许多朋友的事情。C是中学同班，现在应该已经给情人在市中心买了一个高级公寓，一次性付完全款，他平时每周两个晚上住在那里。好像C的妻子也知道这件事情，但对C“每周得在公司里守着等美国客户发材料过来”的借口假装相信。妻子知道她最多也只能维持现状，生怕如果事情闹大会把C气得干脆搬到情人公寓去住。

C学生时代成绩很好，一学期下来，所有课本都是平平整整的，上面也很少有笔记，所有的材料也都整齐归档，对于一个男生来说相当洁癖了——暗恋他的女生也不少，大多站得远远地看C投三分球。德干是C的妻子，也是A的高中同校，同窗会的时候也都一起喝过不少酒，C的情人半公开化以后，A同德干也不再联系了。

当然，现在C也好，德干也好，当前最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解释眼前这个奇怪的世界。这是我的世界吧，A想。没问题，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再熟悉不过了。A骑车来到办公桌旁，

拿起电话拨通了C的手机。电话一直没人接应。他再次打电话给自己公寓的保安室，同样没人接应。他看了看手表，12:10，时间在正常地流逝。A叹了口气，自我安慰地想自己被孤立的感觉只是一系列的巧合而已，他坐到办公桌边，开始工作，想要在13:00前完成财务报表。这张表拖了很久，一直被总部否定打回，A直接问过总部的财务总监，但给出的答案总是模糊不清的，电话里听得很有道理，但每当自己开始着手做时，发现无从下手。为此A组织过许多次会议，让手下各部门发表意见，但每次会议的结果都是无法削减各项支出。奇怪的事情是：每当A觉得应该放宽财务限制时，总部都会提出紧缩的要求；而A适应总部要求紧缩财务后，总部又认为应当放宽。A已经在这张不明不白的报表上耗了两个多星期，快要让他从工作游刃有余的地区总裁变为厌恶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了。

窗外阴云渐渐散去，阳光洒在了25楼的玻璃窗上，金灿灿的。

A看了看手表，12:45，仅仅半个多小时就将报表修改完毕了，但至于会不会被再次打回，这就无法确定了。A将工作灯关上，拿起遥控器打开办公室的电视，一个一个频道换过去，除了雪花还是雪花。他将电视关上，又拿出音响遥控器，播放肖邦的钢琴曲。走到迷你酒吧旁，取了一个玻璃杯，从迷你酒吧下面的迷你冰箱里面取了两块大大的冰块，举着威士忌正想往杯子里倒，忽然意识到不能酒驾，要是喝了酒便无法接儿子B了，因为照今天的情形来看，打车是不太可能的了。

肖邦的钢琴曲让人越听越不安。肖邦有多么不安哪。A今天才猛然发觉肖邦其实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平时在办公室里放肖邦，大多有秘书或是客人在，自己也大多一心在谈话或是工作上，并没有真正去听肖邦的曲子，今天，很难得，在“空无一人”的世界里（连电视都似乎是被迫停掉的），A几乎是在盯着肖邦的双眼、听他的曲子。

难不成肖邦也是个被困在错误世界里的人？难怪这么不安。A开始胡思乱想。

A开始觉得背上发凉，于是将肖邦的音乐关掉了。

A从迷你冰箱中取出一瓶苏打水，来到电梯口。他决定离开公司，尝试寻找仙孟路8号。

好像少了两个电梯，A自言自语。电梯间似乎本应该有四个电梯口，两两相对，而现在A身后的电梯口成了铺着蓝色玻璃的墙壁，里面亮着作为装饰的灯。

可能是我记错了，A想。

他忽然又想起有一次秘书为了向他汇报工作，追到电梯口，简短谈完后，A进了电梯下楼，而秘书进了对面的电梯上楼。

对了！这一点绝对没错。也就是说一定有另外两个电梯口。

但现在成了一堵玻璃墙。

A想到了之前办公桌上“复活”的咖啡杯。

A想：许多小说上写过“平行世界”之类的话题，难道37岁的我也在今天被迫体验一番？退一万步讲，即便某种力量让他来体验一番，那也未免过于老套了。A笑着摇摇头。不可能。但消失的电梯以及复活的咖啡杯的确无法解释。如果非要解释，那就是自己记忆出了问题。

对，记忆出了问题。

真正了解自己眼前世界的仅仅是自己。自己的世界也只能由自己解释，因为自己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每个人所认为的世界都是由自己主观想法创造的。想法创造了绝大多数的信息。同时，人们会避开自己不愿接受的信息，而对自己愿意接受的信息敞开大门。信息的合成是主观的，所以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主观的，或者说是虚拟的。那如果37年以来的记忆都是主观的（这点毫无疑问），甚至达到了主观至虚拟的地步，那么今天以这种怪异形式呈现出来的“我”的世界也未尝不可能。如果这是“我”的世界，那存在着其他的世界吗？比如妻子眼中的世界，儿子小B眼中的世界。难道这37年以来，我和妻子都是在各自毫无交集的世界中自以为是地互相对话吗？

也许我正处于昏迷状态，现在只是我的意识。但这点无法证明，因为我眼前这个世界过于真实——虽然也过于荒诞，A想。

无法证明那就好好研究这个世界吧。如果想要研究这个世界，就首先得相信这个世界是真实的。

但身后的电梯的确一夜之间消失了。

A来到地下车库，本来停着唯一一辆汽车的车库现在空无一车。他的车也消失了。

A一摸口袋，汽车钥匙也不见了。也许是忘在了办公桌上。但汽车的确不见了。

嗯，消失事件愈发频繁了。对于现在的事情，我们无法发现得过早，但是一旦发现，就无法弥补这些事件。是不是平素对周遭过于疏忽了？过于专注自己的内心？干脆说自己过于沉迷自我。比如说他从来不会将自己写的小说从电脑里删除（A只是写后存在自己电脑里而已，从未想过示人，但也从来不会将自己不满意的作品删除，因为他总觉得现在看着不舒服的东西没准几年后翻出来会觉得不错）。

A从地下车库回到大厦大厅，走到室外。闷热消失了。远处是冷冷的云朵。仔细望过去，云朵的每一个棱角都清晰可见——即便隔得很远。A从来都未像现在一样觉得视力清晰有力——异常清晰，好似戴上刚配好的眼镜；异常有力，似乎某种力量正迫使他在这个世界中发现什么。每一处细节：不管是脚下烟头上的口红印还是天边云彩旁的一丝光芒，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A将手伸进大衣口袋掏手机。

大衣？明明是夏天来着，为什么会是大衣？

没错。A穿着深灰色的大衣，站在万里晴空之下，一个初冬的早晨。

大衣里面放着一个手机，A摸着感觉陌生，掏出来一看，是一部手机，边角的漆磨